

A56

政治经济学原著选

(社会主义部分)

湖北财经专科学校政治经济学教研组

一九七三年八月

目 录

第十一讲 社会主义社会和无产阶级专政

-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1)
 第四节 A “国家的自由基础”
- 列宁：国家与革命 (4)
 第五章 第二、三节
- 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 (5)
 第一、二、四、五节
-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 (14)
 第一、二、八、九节
-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4)
 第一点、七点、八点

第十二讲 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节录） (15)
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节录） (16)
- 列宁：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节录） (18)
- 列宁：论合作制 (19)
-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27)
- 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及按语选 (51)
-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 (63)
 第三、四节

第十三讲 人們在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相互关系

-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 (64)

第一、三、四、五、七、八节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64）
 第一点、五点

第十四讲 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节录）………（65）
恩格斯：反杜林论（节录）……………（65）
列宁：伟大的创举（节录）……………（67）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节录）………（68）
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 ……（77）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节录）……………（78）
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78）

第十五讲 社会主义經濟是計劃經濟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节录）……………（81）
恩格斯：反杜林论（节录）……………（82）
列宁：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节录）…（83）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84）
 1、关于社会主义下经济规律的性质问
 题（节录）
 关于尔·德·雅罗申柯同志的错误（节录）
毛泽东：实践论（节录）……………（88）
毛泽东：红星集体农庄的远景规划一文按语 …（89）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节录）……………（89）

第十六讲 社会主义农业、輕工业和重工业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之一，“货
 币论”（节录）……………（91）

-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节录） (9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47章（节录） (93)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节录） (94)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第七、十部分... (94)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 (94)

第十二节

第十七讲 社会主义的增产节约和经济核算

-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节录） (95)
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
（节录） (98)
毛泽东：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
运动（节录） (98)
毛泽东：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节录） (98)
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节录） (99)
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节录） (100)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节录） (101)

第十八讲 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

- 马克思：评瓦格纳“经济学教程”（节录） ... (102)
恩格斯：反杜林论（节录） (103)
列宁：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粮食
税的报告（节录） (105)
列宁：劳动国防委员会给各地方苏维埃机关的
指令（节录） (106)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节录） (107)

第十九讲 社会主义的分配

-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节录） (124)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节录）	(130)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节录）	(131)
恩格斯：反杜林论（节录）	(132)
恩格斯：为马克思著《法兰西内战》所作的导言（节录）	(133)
列宁：国家与革命（节录）	(134)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节录）	… (135)
毛泽东：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节录）	… (135)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节录）	(136)
第二十讲 社会主义国家对外经济关系	
列宁：论对外贸易垄断制（节录）	(137)
斯大林：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 （节录）	(139)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 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节录）	… (141)
第二十一讲 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节录）	(142)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节录）	(142)
列宁：国家与革命第五章	(144)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节录）	… (163)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节录）	(166)

第十一讲 社会主义社会和 无产阶级专政

馬 克 思

哥达綱領批判

四

现在我们来谈民主的一节。

A、 “国家的自由基础”。

首先，照第二节的说法，德国工人先力求争取“自由国家”。自由国家是个什么东西呢？

使国家变成“自由的”，这决不是已经摆脱了狭隘的奴才思想的工人的目的。在德意志帝国，“国家”差不多是和在俄国一样地“自由”。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且就在今天，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或比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

德国工人党——至少是当它接受了这个纲领的时候——表明：它对社会主义思想领会得多么肤浅；它不把现存社会（对任何未来的社会也是一样）当做现存国家的基础（或者

不把未来社会当做未来国家的基础），反而把国家当做一种具有自己的“精神的、道德的、自由基础”的独立本质。

而且在纲领中还荒谬地滥用了“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等字眼，甚至更荒谬地误解了向之提出自己要求的那个国家！

“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发展了。“现代国家”却各不相同。它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同在瑞士不一样，在英国同在美国不一样。所以，“现代国家”是一种虚构。

但是，不同的文明国度中的不同的国家，不管它们的形式如何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筑在资本主义多少已经发展了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具有某些极重要的共同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谈“现代国家制度”，而未来就不同了，到那时“现代国家制度”现在的根基即资产阶级社会已经消亡了。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代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这个问题只能科学地回答；否则，即使你把“人民”和“国家”这两个名词联接一千次，也丝毫不会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但是，这个纲领既没谈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也没谈

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

纲领的政治要求除了陈旧的①人所共知的民主主义的废话，如普选权、直接立法权、人民权利、人民军队等等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内容。这纯粹是资产阶级的人民党、和平和自由同盟的回声。所有这些要求凡不属于空想的，都已经实现了。不过实现了这些要求的国家不是在德意志帝国境内，而是在瑞士、美国等等。这类“未来的国家”就是现代的国家，虽然它是存在于德意志帝国的“范围”以外。

但是他们忘记了一点。既然德国工人党明确地声明，它是在“现代民族国家”内，就是说，是在自己的国家即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内进行活动，——否则，它的大部分要求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人们只要求他们所没有的东西——那末，它就不应该忘记主要的一点，这就是这一切美丽的东西都建立在承认所谓人民主权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只有在民主共和国内才是适宜的。

既然他们没有勇气②——而这是明智的，因为形势要求小心谨慎——象法国工人纲领在路易——菲力浦和路易——拿破仑时代那样要求民主共和国，那就应当采取这个既不“诚实”也不体面的手法：居然向一个以会议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要求只有在民主共和国里才有意义的东西，并且还庄严地向这个国家保证；他们认为能够用“合法手段”争得这类东西！

①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中这里没有：陈旧的。——译者注

②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中这里有一个脚注：“1891年版是，既然他们不能。”——译者注

庸俗的民主派把民主共和国看做千年王国，他们完全沒有想到，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最后的国家形式里阶级斗争要进行最后的决战，——就连这样的庸俗的民主派也比这种局限于为警察所容许而为逻辑所不容许的范围内的民主主义高明得多。

事实上，他们是把“国家”了解为政府机器，或者了解为构成一个由于分工而和社会分离的独特机体的国家，这可以从下面的话得到证明：“德国工人先提出下列要求作好国家的經濟基础：实行统一累进所得税……”。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在存在于瑞士的“未来的国家”里，这种要求差不多已经实现了。所得税是以不同社会阶级的不同收入来源为前提，就是说，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前提。所以，利物浦的财政改革派——以格莱斯顿的弟弟为首的资产者们——提出和这个纲领相同的要求，这是不足为奇的。

《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五年版第
21—24页

列 宁 国 家 与 革 命

第五章 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

2. 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3. 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

(见本书第147—156页)

列 宁

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經濟和政治

我本想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两周年的时候用本文题目写一本小册子。但因忙于日常工作，直到现在还只初步准备了个别章节。所以，我决定试一试，把我认为是本问题中最重要的思想，简单扼要地叙述一下。自然，扼要的叙述有许多不便和缺点。但是一篇不大的杂志论文，也许还能达到一个小小的目的，即把问题及其要点提出来，供各国共产党员讨论。

(一)

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问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单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

具有这种过渡时期特点的整个历史时代的必然性，不仅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而且对任何一个有学识的、多少懂得一点发展论的人来说，都是非常清楚的。但是现代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第二国际一切代表人物，包括麦克唐纳、让·龙格、考茨基和费里德里希·阿德勒之流在内，都是这样的代表，尽管他们挂着所谓社会主义的招牌）每次谈论向

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总是把这个不言自明的真理完全置诸脑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根本就厌恶阶级斗争，幻想逃避这种斗争，力图缓和、调和和钝化这种斗争。所以这类民主派或者根本不承认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或者认为自己的任务是设法把相互斗争的两种力量调和起来，而不是领导其中一种力量进行斗争。

(二)

由于俄国是极端落后的社会经济的国家，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必然有一些不同于先进国家的特点。但俄国的基本力量及社会经济的基本形式却是同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所以这些特点能涉及的只是非最主要方面的。

这些，社会经济的基本形式就是资本主义、小商品生产和共产主义。这些基本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和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俄国经济表现着两方面的斗争，一方面是在一个广大的国家全国范围内按共产主义原则联合起来进行劳动的初步措施，另一方面是小商品生产，是还保存着的、以及在小商品生产基础上复活着的资本主义。

说劳动在俄国已按共产主义原则联合起来了，第一是因为生产资料私有制已经废除；第二是因为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在国有土地上和国营企业中组织着大生产，按不同的经济部门和企业来分配劳动力，把属于国家的大量消费品分配给劳动者。

我们是说俄国共产主义的“初步措施”（1919年3月所通过的我党党纲也是这样说的），因为这些条件在我国还只实现了一部分，换句话说，这些条件的实现还处在开始的阶

段。我们用革命的打击手段立刻办到了一般可以立即办到的事情。例如，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天，即1917年10月26日（公历1917年11月8日）就废除了土地私有制，无偿地剥夺了大土地所有者。在几个月内，又无偿地剥夺了几乎所有的大资本家和工厂、股份公司、银行、铁路等等的私有主。由国家来组织工业大生产，从“工人监督”过渡到“工人管理”工厂、铁路，——这基本上已经实现了，但在农业方面，事情还只是刚刚开始（由工人国家在国有土地上组织“国营农场”，即大农场）。同样，把小农组织成各种共耕社这一从小商品农业过渡到共产主义农业的办法，也刚刚开始实行。由国家组织产品分配来代替私营商业这件事，即由国家收购粮食供应城市、收购工业品供应农村这件事，也是这样。下面将引用一些有关本问题的统计材料。

农民经济仍然是小商品生产。这是一个非常广阔和极其深厚的资本主义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资本主义得以保留和复活起来，当然这是在同共产主义进行极其残酷的斗争中保留和复活起来。这个斗争的形式。就是投机小贩和奸商进行投机活动来反对国家收购粮食（以及其他农产品），一般说就是反对由国家分配农产品。

注 ① 苏俄的“国营农場”大約有3536个，“农业公社”大約有1961个，农业劳动組合有3696个。我国中央統計局現在正对全国的国营农場和农业公社作一次精确的統計。1919年11月間就会开始得到結果。

(三) 略

(四)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看出，上述的统计数字确切地表明了俄国现时经济的一切基本特点。

劳动群众已摆脱了多少年来一直压迫着他们、剥削着他们的地主和资本家。这个向前跨进的真正自由和真正平等的一步。按其大小、规模及速度说来，都是世界上空前未有的，但资产阶级的拥护者（包括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内）并不考虑这一步骤。他们从资产阶级的会议民主的角度纵谈自由和平等，把这种民主虚伪地称为一般“民主”或“纯粹民主”（考茨基语）

但劳动群众所考虑的正是真正的平等，真正的自由（摆脱地主资本家压迫而取得的自由）所以他们这样坚定地拥护苏维埃政权。

在一个农民的国家里，从无产阶级专政方面首先获得利益、马上获得利益和获得利益最多的一般农民。俄国农民在地主资本家统治时期是经常挨饿的。农民在我国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从来没有可能为自己工作。他们总是饿着肚子把几万万普特粮食交给资本家，运往城市和国外。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农民第一次为自己工作。并比城市居民吃得好些。农民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自由，不挨饿的自由，享用自己粮食的自由。谁都知道，在分配土地时规定要真正做到最大限度的平等，农民在绝大多数场合都要“按人口”分配土地。

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

为了消灭阶级，第一就要推翻地主和资本家。这一部分

任务我们已经完成了，但这只是一部分任务，而且不是最困难的那部分任务。为了消灭阶级，第二就要消灭工农间的差别；使所有的人都成为工作者。这不是一下子能够办到的。这是一个无比困难的任务，而且必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这个任务不能用推翻哪个阶级的办法来解决。要解决这个任务，只有把整个社会经济在组织上加以改造，只有从个体的、单独的小商品经济过渡到公共的大经济。这样的过渡必然是非常长久的。采用急躁轻率的行政的和立法手段，只会阻滞这种过渡，给这种过渡造成困难。只有采取各种使农民能大大改善以至根本改造全部农业技术的办法来帮助农民，才能促进这种过渡。

为了解决这个最困难的第二部分任务，战胜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应当对农民始终贯彻以下基本政策路线，就是无产阶级应当把劳动农民和私有者农民，亦即把做工的农民和经商的农民、种地的农民和投机的农民分别开来，划分开来。

这种划分就是社会主义的全部实质所在。

口头上是社会主义者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马尔托夫之流、切尔诺夫之流和考茨基之流完全不懂得社会主义的这种实质，是毫不奇怪的。

这里所说的划分是很难实行的，因为在实际生活中，“农民的各种特性不管多么不同，多么矛盾，总是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但是划分还是可能的，不仅可能，而且是农民经济条件和农民生活条件必然产生的结果。劳动农民历来都受地主、资本家、投机贩、奸商和他们的国家（包括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内）的压迫。劳动农民在几百年的过程中养成了一种敌视和仇恨这些压迫者和剥削者的心理，

实际生活所赋予的这种“教养”就迫使农民设法同工人结成联盟来反对资本家，反对奸商，反对投机贩。同时，经济环境，商品经济的环境，又必然使农民成为（并非每次如此，但在大多数情形下是如此）投机贩和奸商。

我们上面引用的统计材料清楚地说明了劳动农民和投机农民的区别。例如，一种农民在1918——1919年间，为了供应城市里挨饿的工人，按照国家固定价格，把四千万普特粮食交给了国家机关，虽然当时这些机关还有许多缺点（这些缺点是工人国家明白地认识到的，但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期是无法避免的），——这种农民是劳动农民，他们完全不愧是社会主义工人的同志，是社会主义工人最可靠的同盟者，是社会主义工人在反资本压迫斗争中的亲兄弟。而另一种农民呢，他们欺骗国家，在各地竭力进行撞骗，趁火打劫，投机倒把，利用城市工人的饥饿和困苦，偷偷地用比国家定价高十倍的价钱，出卖了四千万普特粮食，——这种农民是奸商，是资本家的同盟者，是工人的阶级敌人，是剥削者。因为，农民的粮食是从全国公有土地上收获来的，所用的农具也不仅仅是农民而且还有工人等等花了相当的劳动才创造出来的，在这种情形下，农民一有了余粮就拿来投机，这就是剥削挨饿的工人。

人们从四面八方对我们叫喊，指着我们宪法上工农的不平等以及解散立宪会议、用强力夺取余粮等等事情说：你们是自由、平等、民主的破坏者。我们回答说，世界上还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做过这样多的事情，来消除多少年来一直使劳动农民受苦受难的实际上的不平等和实际上的不自由。可是对于投机的农民，我们永远也不会承认跟他们有平等，正如我们永远不承认剥削者同被剥削者、饱食者同挨饿者有

“平等”，以及前者有劫掠后者的“自由”一样。而对于那些不愿意了解这种区别的有教养的人，我们就要用对待白匪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尽管他们自称为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国际主义者、考茨基派、切尔诺夫派或马尔托夫派。

(五)

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在这一方面，无产阶级专政还做了它能做的一切。但消灭阶级是不能一下子办到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始终是存在的。阶级一消失，专政也就不需要了。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是不会消失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虽然还存在，但每个阶级都起了变化，它们相互间的关系也起了变化。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并不消失，只是采取了别的形式。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是被压迫阶级，是被彻底剥夺了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阶级，是唯一同资产阶级直接对立、完全对立的因而也就是唯一能够革命到底的阶级。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已经成为统治阶级。它掌握着国家政权，支配着已经公有化的生产资料，领导着动摇不定的中间分子和中间阶级，镇压着剥削者的空前强烈的反抗。这些都是阶级斗争的特殊任务，是无产阶级以前不曾提出也不可能提出的任务。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剥削者阶级即地主资本家阶级还没有消失，也不可能一下子消失。剥削者已被击溃，可是还没有被消灭。他们还有国际的基础，即国际资本，因为他们是国际资本的一个部分，他们还有部分的生产资料，还有金钱，还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他们的反抗力正由于他们的失败而增

强了千百倍。管理国家、军事和经济的“艺术”，使他们具有极大的优势，所以他们的作用与他们在人口总数里所占的人数相比，要大得不可计量。被推翻了的剥削者反对胜利了的被剥削者的先锋队（即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变得无比残酷了。既然是革命，既然不是用改良主义的幻想去代替革命这个概念（像第二国际中的一切英雄所干的那样），那末情形也就只能这样。

最后，农民像一般小资产阶级一样，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也是处于中间的地位：一方面，他们是由劳动者要求摆脱地主资本家压迫的共同利益联合起来的，人数相当多的（在落后的俄国是极多的）劳动大众；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单独活动的小业主、小私有者、小商人。这样的经济地位必然使他们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动摇不定。到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尖锐化的时候，到了一切社会关系遭到非常急剧的破坏的时候，农民和一般小资产者既然最守旧、最保守，我们就必然会看到他们忽东忽西，动摇不定，反复无常，犹豫不决，等等。

对于这个阶级（或者说，对于这些社会成分），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领导他们，设法影响他们。引导动摇分子和不稳定分子，这就是无产阶级应做的事情。

我们把所有的基本力量或阶级及其被无产阶级专政改变了的相互关系拿来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那种流行的观点，即第二国际的一切代表所谓“经过”一般“民主”到社会主义的那种小资产阶级观念，在理论上是何等荒谬，何等愚蠢。这种错误观念的基础就是从资产阶级那里继承下来的偏见，即以为“民主”包含有绝对的、超阶级的内容。其实，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民主也进入了崭新的阶段，阶级斗